

《涅槃經》無量功德的宣化與信仰

郭 迎 春

(陝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, 陝西省 西安市)

提要: 本文分析了《大涅槃經》在中土的傳播情況, 以及其背後蘊含的宗教因素。

關鍵詞: 涅槃經 大乘 流傳 信仰

佛教《涅槃經》通常是指《大般涅槃經》(maha-parinirvanasutra), 此經列大乘五大部經(般若部、寶積部、大集部、華嚴部、涅槃部)涅槃部之首, 尤顯其在佛典中地位之重要。

涅槃, 是梵文 Nirvana 的音譯, 舊譯“泥曰”、“泥洹”, 意譯寂滅、圓寂, 譯經初期還曾譯作“無爲”、“滅度”。梵文中還有 Parinirvana, 漢譯作“般涅槃”, 則含有圓滿、入滅之意。實際上早期漢譯“涅槃”一詞, 多是謂釋迦牟尼佛圓寂, 稱說“佛泥洹(曰)”或“佛般泥洹”。

南朝梁釋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載《般泥洹經》七人異出: 支婁迦讖出《胡般泥洹經》一卷, 支謙出《大般泥洹經》二卷, 竺法護出《方等泥洹經》二卷, 法顯出《大般涅槃經》六卷、《方等泥洹經》二卷, 曇摩(無)識出《大般涅槃經》三十六卷、釋智猛出《泥洹經》二十卷、求那跋陀羅出《泥洹經》一卷。僧祐云: 其支謙《大般泥洹》與《方等泥洹經》大同, 曇摩識《涅槃》與法顯《泥洹》大同, 其餘三部並闕, 未詳同異。今存《泥洹經》(《涅槃經》)譯本有六部, 列在小乘經目下有: 西晉白(帛)法祖譯《佛般泥洹經》二卷, 失譯附東晉錄《般泥洹經》二卷, 東晉釋法顯譯《大般涅槃經》三卷; 列在大乘涅槃部下有: 北凉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經》(北本)四十卷, 南朝宋慧嚴、慧觀、謝靈運等加治的《大般涅槃經》(南本)三十六卷, 東晉法顯共覺賢(佛馱跋陀)譯《大般泥洹經》六卷。

東晉末年, 法顯始傳六卷《泥洹經》時, 即已宣倡《大涅槃經》之無量功德, 其以法力無邊、不可揣測之玄妙隨著經本的流傳而得以彰顯。如法顯一出《大泥洹經》, “流佈教化, 咸使見聞。有一家失其姓名, 居近朱雀門, 世奉正化, 自寫一部, 讀誦供養。無別經室, 與雜書共屋, 後風火忽起, 延及其家, 資物皆盡, 唯《泥洹經》儼然具存, 煨燼不侵, 卷色無改。京師共傳, 咸歎神妙”^[1]。此敘之事不能以今人的眼光、視角來度測其是否真實或荒誕, 《大泥洹經》初至漢地即顯其功, 所具神妙之力是任何其他雜書、資物所無法比擬的。居朱雀門近處某人家所寫《泥洹經》遇火不焚之事, 正是隨著《大泥洹經》的流佈而張揚的, 旨在宣示此經的功德神妙至極。這對於道俗之人仰尊其經教義、慕化其幽玄之法, 具有無法估量的神力, 所以“京師共

[1] 《高僧傳》卷三, 《大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》(以下簡稱《大正藏》)卷五十, 第 338 頁。

傳，咸歎神妙”。當然會有更多的信眾仰慕此經，這便是《大泥洹經》的功德所在。

更能彰顯《大泥洹經》功德的還有竺道生的“點化”頑石。竺道生以六卷《泥洹經》而“孤明先發”，述“一闡提”者亦有佛性，眾僧皆以為背離經旨。竺道生被擯，入虎丘山，“聚石為徒，講《大涅槃經》，至闡提處，則說有佛性。且曰：‘如我所說，契佛心否？’群石皆為點頭”〔2〕。此述見於《蓮社十八高賢傳》，亦見於《佛祖統紀》，道生以《大涅槃經》點化頑石之事流傳久遠，其所宣說的《大涅槃經》功德神力就是如此奇妙，感得冥石也能通得佛性，而況天下眾生？竺道生以“闡提”有佛性孤明先發，本在弘宣《大涅槃經》的“一切眾生皆有佛性”之義，而傳其在虎丘山宣化頑石點頭，就又賦予了《大涅槃經》無量功德之神力。

待大本《涅槃經》傳至漢地，此經無量功德之神力即與之相伴。曇無讖齋經本前分至姑臧，止於傳舍，“慮失經本，枕之而寢，有人牽之在地，讖驚覺，謂是盜者，如此三夕，聞空中語曰：‘此如來解脫之藏，何以枕之？’讖乃慚悟，別置高處。夜有盜之者，舉不能勝，乃數過舉之，遂不能動。明旦，讖持經去，不以為重。盜者見之，謂是聖人，悉來拜謝”〔3〕。這一事《高僧傳》中未見記載，而僧祐收之。其述曇無讖夜枕《大涅槃經》而遭斥責，夜盜舉不能勝，意在表明《大涅槃經》作為如來解脫（涅槃）之藏，是萬不能等閒視之的，它甚至具有辨別邪惡之神力，威懾盜賊，去惡從善。這顯然是傾注了對《大涅槃經》功德的信仰而編創這個故事來傳播的。

人們對《涅槃經》的仰慕之情、對其所宣倡大乘佛法的敬畏心理也滲透在對《涅槃經》宣流過程的敘述中。《涅槃經》傳至宋土，因品數疏簡而使慧嚴、慧觀、謝靈運等對其經本進行改治，隨之便有數本流行。慧嚴“乃夢見一人，形狀極偉，厲聲謂嚴曰：‘《涅槃經》尊經，何以輕加斟酌！’覺已惕然，乃更集僧，欲收前本。時識者咸云：‘此蓋欲誡厲後人耳。若必不應者，何容即時方夢。’嚴以為然。頃之，又夢神人告曰：‘君以弘經之力，必當見佛也。’”〔4〕無獨有偶，長安叡（僧叡）法師《喻疑》中也述：“《大般泥洹經》既出之後，有嫌其文不便者，而更便改之，人情小惑。有慧祐道人，私以正本雇人寫之，客書之家忽然火起，三十餘家一時盪然。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，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，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（不）燒，字亦無損。餘諸巾紙、寫經竹簡，皆為灰燼。”〔5〕諸如此事，便是鳩摩羅什所曾言“大化三門無極真體，皆有神驗”之證：一是此《涅槃》為至尊之經，不能妄加竄改，否則神靈會加以呵責，是為奉誠之一；二是此經乃無極真體，遇災火而不燒，字亦不損，有神靈之驗，是為奉誠之二。

可以說，《大般涅槃經》自傳來之始，其經本的流佈便與此經所具有的無量功德聯繫在一起，種種有關其功德神力的傳說作為宗教的一種勸誡方式廣為宣說，必然使得信眾產生一種信仰，從而崇拜具有無比神妙功德的《大般涅槃經》。

從另一面來說，對於誹謗大乘《涅槃經》者，則立刻遭受舌爛苦楚，以示懲戒。“彭城僧

〔2〕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六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，第266頁。

〔3〕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四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五，第107頁。

〔4〕《高僧傳》卷七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，第372頁。

〔5〕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五，第42頁。

淵，誹謗《涅槃》，舌根銷爛，現表厥殃”〔6〕。彭城僧淵，其人不可考。

《高僧傳》中之“僧淵”乃齊魏濟州僧，其門徒道登善《涅槃》，且為魏主元宏所重，馳名魏國，僧淵應不會有誹謗《涅槃》之事，僧淵於齊建元三年(481)卒。《高僧傳》中述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，俗姓皇甫，安定朝那人，是高士皇甫謐之後，年十六入廬山依慧遠受學，善大乘經，兼明數論。其寺中有僧嵩，亦兼明數論，末年僻執，謂佛不應常住，臨終之日，舌本先爛〔7〕。正所謂大乘難誣，可作此驗。《大涅槃經》中，迦葉曾對佛說：“若有誹謗大乘經者，當以勢力摧之令伏。既摧伏已，然後勸之令讀《大涅槃經》。”而宋京師中興寺僧嵩、彭城僧淵舌根銷爛遭現報之驗，正是《大涅槃經》神奇功德力量的顯現，這無疑會更加增強道俗之人對《大涅槃經》的崇拜和信仰。

南朝宋元嘉初年，《涅槃經》傳至宋都建康，自此南北宣倡《大涅槃經》漸趨興盛，除前述衆多高僧傳講《涅槃經》大乘教義之外，對於衆多的道俗之人來說，要談及《涅槃經》大乘義理並非是件易事。實際上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呈現為兩種態勢，一是諸多高賢大德講論佛法，探究其玄義精理，這些人具有很高的學識，且睿智善辯；另一方面是衆多的道俗信衆，虔心信佛或皈依三寶，他們並不談及或無法談及佛教玄妙深奧的佛法、義理，只是在對佛陀的絕對崇拜中衍生、培育出內心虔誠的信仰。其中由於《涅槃經》威力功德而衍生出的信仰體現在廣大信衆對於《涅槃經》的供養上，僧俗之人恭敬地鈔寫《涅槃經》作為祈福禳災的大福報。因為迦葉曾對佛說：

世尊，如佛所贊，《大涅槃經》猶如醍醐最上最妙，若有能服，衆病悉除，一切諸藥悉入其中。我聞是已，竊復思念：若有不能聽受是經，當知是人大愚癡，無有善心。世尊，我於今者實能堪忍，剝皮為紙，刺血為墨，以髓為水，折骨為筆，書寫如是《大涅槃經》。……若有愛樂大乘經者，我躬當往，恭敬供養，尊重贊歎。〔8〕

迦葉所言，對於信衆來說會更加堅信，恭敬供養《大涅槃經》將會獲得佛佑和福報。而迦葉要剝皮為紙、刺血為墨、以髓為水、折骨為筆來書寫《大涅槃經》則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，這種殘迫、酷烈本是宗教所特有的表達方式，但會在信衆心中產生悲壯的共鳴。古代漢地信奉佛教的道俗之人，刺血書寫佛經之事多有記載。《陳書》述陳高宗孝宣帝二子始興王叔陵，於陳太建十一年(579)丁生母彭氏憂，“初喪之日，偽為哀毀，自稱刺寫《涅槃經》”〔9〕。叔陵其實並未真正刺血書寫《涅槃經》，其謊稱此言，足見當時刺血寫經之風的興盛。

為彰顯其神妙功德，祈佛福佑而鈔寫《大涅槃經》，在敦煌遺書的寫經卷中，例子有很多。斯 0081 號鈔寫的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十一，其題記：

天監五年(506)七月廿五日，佛弟子譙良願奉為亡父於荊州竹林寺敬造《大般涅槃經》一部，願七世含識速登法王無畏之地，比丘僧倫龔、弘亮二人為誓〔10〕。

這是梁武帝時優婆塞譙良願為亡父造《大涅槃經》第十一卷時所記。當時造經之所是荊州竹

〔6〕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五，第41頁。

〔7〕《高僧傳》卷七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，第373頁。

〔8〕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十四，《大正藏》卷十二，第449頁。

〔9〕《陳書》卷三十六，中華書局，1972年版，第495頁。

〔10〕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》敦煌研究院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版，第3頁。

林寺。竹林寺，是江陵名刹，建於東晉末年。廬山慧遠公時，“南蠻校尉劉遵，於江陵立竹林寺，請經始”^[11]。南朝宋高祖劉裕，曾游竹林寺，“獨卧講堂，前有五色龍章”^[12]。至蕭齊時，釋僧慧為荊州竹林寺僧主，僧慧事曇順為師，順為廬山遠公弟子。僧慧年二十五即能講《涅槃經》等經^[13]。梁時譙良願又在竹林寺造《涅槃經》。“七世含識”即多世有佛性之衆親；“含識”，是謂有佛性的衆生。《四十二章經》即言：“道法流佈，處處修立佛寺，遠人伏化，願為臣妾者，不可勝數。國內清寧，含識之類，蒙恩受賴，於今不絕也。”^[14]“法王”謂佛，也稱法輪王。佛世尊曾言：“相師占我，若不出家當為轉輪聖王，王閻浮提。一切衆生皆信是言。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轉輪王位，為法輪王。”^[15]寫經題記講述比丘僧倫龔、弘亮二人也共造此《涅槃經》，說明道俗之人皆懷有祈願福報之心，共造《涅槃經》。

斯 0767 號鈔寫的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二十三，其題記：

以是弟子郭法姬，仰感慈訓，府（俯）自克厲，仰為亡夫楊群豪敬寫《大般涅槃經》一部。冀使三乘三觀，四趣同歸。諸緣此福，敬使此姬身延算現辰，福閭將加，道心日進。普及含生，齊正覺。^[16]

這是優婆夷郭法姬為亡夫楊群豪所寫的《大般涅槃經》第二十三卷。此寫經卷未記寫於何時。郭氏所言深感佛教慈訓，並將己身延命而歸福於佛緣，所以佛道之心日增，為三乘弟子及天下衆生祈願，渴望早成“正覺”，即“無上正等正覺”，梵語為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”，也稱“無上正遍知”、“無上菩提”，言其能覺知一切，具有至高無上的圓滿智慧，得成佛身。“如來正覺，如是安住於大涅槃，是故名為常住無變”^[17]。

斯 1317 號鈔寫的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一，其題記：

（北周武帝）保定四年（563）六月戊子朔廿五壬午，比丘道濟減割衣鉢衣餘，敬寫《涅槃經》一部，因此福上鍾七世父母、六親眷屬，永離苦原，登陟妙境，現身□泰，萬惡去消，衆福竟集。捨此穢形，直生兜率，面奉慈顏，口承法教，獨悟無生，入於清次。又願國難早平，萬民安樂，風雨應時，苗實滋茂。法界含生，同升法堂，一時成佛。^[18]

伯 2205 號鈔寫的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八。題記：

（隋煬帝）大業四年（608）四月十五日，敦煌郡大黃府旅帥王海，奉為亡妣敬造《涅槃經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方廣經》各一部，以茲勝業，奉福尊靈。超越三塗，登臨七淨，世世生生，還為眷屬。六道含識，皆沾願海。^[19]

以上四卷《涅槃經》是梁至隋朝期間，信眾為亡父、亡母，或妻為亡夫，比丘僧為七世父母、六親眷屬祈求福願而作。此外還有衆多寫經卷也屬此類。另有伯 2907 號是北魏宣武帝永平

[11] 《高僧傳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，第 363 頁。

[12] 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六，《大正藏》卷四十九，第 344 頁。

[13] 見《高僧傳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，第 378 頁。

[14] 《大正藏》第十七卷，722 頁。

[15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卷十二，第 389 頁。

[16] 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》，第 26 頁。

[17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卷十二，第 390 頁。

[18] 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》，第 39 頁。

[19] 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》，第 229 頁。

五年(512)五月五日,李季翼爲亡姐所鈔寫的《大般涅槃經》第三十二卷;斯 1945 號是北周武帝保定五年(565)乙酉朔,比丘洪珍鈔寫的《大般涅槃經》第十一卷;斯 2740 號是《大般涅槃經》第三十五卷,爲比丘善慈穗供養。可見,道俗之人紛紛鈔寫《大涅槃經》,作爲奉福之勝業,爲亡故親人、爲七世父母、爲世上衆生祈請福祉。

人們懷著感念《大涅槃經》威妙功德的無上信仰,將鈔寫經卷視作福報。這種福報,甚至可以超越宗教的局限而成為謀取功名的佑護。斯 1893 號《大般涅槃經》第三十七卷,即是“經生敦煌縣學生蘇文□書”,足以可見當時《大涅槃經》威妙功德信仰之廣泛。敦煌遺書中《涅槃經》的寫經卷,題記爲做功德而寫的經卷不佔少數,從斯 0081 號梁武帝天監五年(506)始,至寫於唐朝貞觀年間的斯 2231 號,可以看出這種信仰下的鈔寫經卷活動一直在持續。

不僅僅是從敦煌遺書寫經卷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在《涅槃經》無量功德的信仰下那種虔誠的鈔經活動,而且從保留下來的古代石刻史料中也能夠探尋到這一線索。《金石萃編》保留下來的西魏石刻碑即載有僧演供養之事:

僧演減割衣鉢之資,造石像壹區,金像三區,浮圖三級,《大般涅槃經》兩部,《雜經》三百□,供養僧、世人,上爲國主、百僚、師徒,所生法界之類,咸同正覺。

大統四年歲次戊午七月十五日,比丘僧演敬造供養。^[20]

大統是西魏文帝年號,大統四年即公元 538 年。此碑高約五尺多,碑正面有佛龕三龕,三面刻有文字。除比丘僧演名外,還有四十餘人名亦刻在碑上。碑文所示,時僧演等人曾造《大般涅槃經》二部,參加此供養的竟達四十多人。

唐《涿鹿山石經堂記》則有:“我大唐十有一葉,皇帝繼明,照宣□□,光被四海,神人以和。逮今己丑歲,凡五祀矣。方隅守臣,樂其休明,天地大德,罔知攸報。濟封內山川,有涿鹿山石經者,始自北齊。至國朝貞觀五年,《涅槃經》成,其夜山吼三聲,生香樹三十餘本。其年六月,瀑水浮大木數千株於山下,遂構成雲居寺焉。”^[21]此爲唐憲宗元(玄)和四年四月八日所記,其言《涅槃經》石經北齊始立,貞觀五年功成,震得山吼,感得樹生,威起寺宇,真可謂法力無比。

如果談及佛教信衆寫經供養之事,當時絕不限於寫《涅槃經》。在宋人編纂的《太平廣記》中,收錄的晉唐人寫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而得到三寶感應之事不在少數。但《大涅槃經》傳來之始,即將法顯、曇無讖、慧嚴等人傳譯或加治之事賦予了《涅槃經》功德威妙的神奇色彩,而經中所宣倡的大乘涅槃思想更使信衆倍感神奇:人人具有佛性,人人皆可成佛。涅槃即可除去生死輪迴之煩惱,涅槃的彼岸正是人們所向往的理想之國。正因爲如此,南北朝、隋唐時期《涅槃經》的弘宣非常興盛,涅槃信仰大興,《涅槃經》的功德力量正是人們向往成佛所不可缺少的神力。這種信仰直到唐後還有餘緒。《西域求法傳》中述:“昔西域有一婆羅門,從手放光,人異之。問阿羅漢,不知因緣。後得通大士來到彼家,見放光,云:善哉!婆羅門昔以手觸《涅槃》尊經,以是因緣能放光明。汝未來得佛,亦名光明尊矣。”^[22]婆羅門,佛教

[20] 《金石萃編》卷三二,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 2 卷,第 562 頁。

[21] 《全唐文》卷五百二十六,中華書局,1983 年版,第 5350 頁。

[22] 《三寶感應要略錄》卷下,《大正藏》第 51 卷,848 頁。

稱之爲外道，屬異教之人。此外道曾以手觸過《涅槃經》，故而手能放光。當然，此中神異之事非聲聞、阿羅漢能解，而大乘的威力是此婆羅門未來能夠成佛，且名爲光明尊佛，真可謂人人得成佛果，而其成佛之緣僅在於其手觸過《大涅槃經》。昔人還述有尚書刑部侍郎張行安，發願寫《涅槃經》，始立題，夜晚即夢見二沙門來云：“汝寫深經，決定生不動國佛土。”^{〔23〕}不動國佛土，應指擺脫了生死輪迴的常樂淨土，張行安欲寫《涅槃經》，剛開始寫經題，就在夢中得到了將往不動佛國的喜訊，真可謂是彰顯了《涅槃》深經的神妙之力。

可以說，《涅槃經》傳來漢地之後，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，人們對於《大涅槃經》的無量功德深信不疑。在這種信仰下，道俗之人刻寫《涅槃經》，爲的是祈佛助佑，累積功德，得成佛果。這也正是《涅槃經》作爲大乘至尊經典、如來秘藏宣化的神力所在。

郭迎春，女，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。

〔23〕《三寶感應要略錄》卷下，《大正藏》卷五十一，第847頁。